

總理哀思錄節要

容 遺 之 後 最 理 總



影 攝 時 館 行 津 天 抵 初 日 五 月 二 十 年 三 十

戴碩撰逸民克斯行易知難並有名言傳

金山靈棲碧雲寺地維天柱永留浩氣在



堂靈寺雲碧山西平北

總 理 遺 囑

今後為國民革命四十年其目的
在於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
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
民眾及斯台七等以上平等特授
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
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
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
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實現
救國之主張開國民會議及
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
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禱

孫文 遺囑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日

宋子文
陳炯明
陸榮廷
吳鐵城
何應欽
鄧寶珊
鄧寶珊

總 理 對 家 屬 遺 囑

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且
所遺之書、衣物、住宅等，一
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爲紀念。
余三兒女已長成，能自立，
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三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日

筆記者 何氏

誰能者 宋慶齡

鄧粵

吳敬恒

鄧粵

總理哀思錄節要目錄

第一章 總理由粵北上紀事

第二章 總理病況經過及逝世時之情形

(一) 天津張園養病情形

(二) 北平飯店養病情形

(三) 協和醫院養病情形

(四) 鐵獅子胡同養病及逝世時之情形

第三章 總理逐日治喪大事記

第四章 中央之哀典籌備與奠祭

(一) 中央之哀典籌備與佈告

(二) 中央黨部舉行哀典禮

(三) 在省署哀祭之情形

(四) 黨員之追悼及宣誓

第五章 總理逝世後之輿論

(一) 外報評論

(二) 外人評論

(三) 中報評論

(四) 國人評論

第六章 唁函及唁電

第七章 祭文

第八章 輓聯

總理哀思錄節要

第一章 總理由粵北上紀事

總理因痛恨民國以來，軍閥割據，民不堪命，故始終主張和平統一。當民國十一年秋，見江浙戰起於淞滬，奉直大戰起於榆關，以爲打破曹吳武力統一之機會已到，此次武力一破，全國或有和平統一之可能；於是抽調連建國軍，由粵出贛北伐，並於年九月十三日由廣州親往韶關督師，不期月而建國豫軍攻入江西，各軍亦相繼入贛。同時在韶關得報告，悉國民軍返師在北平舉義，囚曹琨，敗吳佩孚，數年來全國最大之軍閥，根本推翻。於是召集前方各將領，在大本營會議，討論應付時局之法，總理以爲從此以後，要統一中國，可不再用武力，遂決定離開兩廣，隻身北上，謀全國和平統一之進行。於十一月三日，由韶關回廣州，布置一切善後事宜。更恐北方諸新起軍閥，仍無和平之誠意也，並將所屬各軍，加以充分補充，與嚴厲詰誠，以備促成全國和平之後援。至北伐未盡之軍事責任，則交譚延闓同志擔負。兩廣軍政全權大任，則交胡漢民同志代爲

執行。及一切布置已妥，遂於十一月十二日發表北上宣言，主張開一國民會議，集全國之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工會，農會，反對曹吳各軍及各政黨等九團體，以解決國內民生計問題，以廢除中外不平等條約，作全國根本上和平統一之圖。即於同日下午由廣州大本營，乘永豐兵艦（現改名中山艦）起程往香港。當起程之際，各界到長堤歡送者，有胡漢民蔣中正譚延闓程潛朱培德廖仲愷同志等，率領中國國民黨黨員與軍政農工商學各界民衆計在十萬人以上，一般民衆多持有旗幟，所書標語與所歡呼口號，均不約而同爲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和平統一」；蓋由於國民厭亂之心切故求和平之情急也。十三日晨抵香港，英帝國主義者，亦深知吾革命之民氣不可侮，故對此革命之導師，亦保護周密，優禮有加。總理未登岸，當由汪兆銘伍朝樞諸同志，與香港日本領事等恭迎入春陽丸，即于是日正午離香港，初出港口，舟行頗平穩，故同行者均覺舒暢。總理同夫人於是晚曾上大餐廳，與各同志共進晚餐一次，極愉快也。十四日以後，舟行既慢，又不平穩，且時有風浪，故同行多暈船。總理自是以後，均未到餐廳進膳，終日在臥室中閱書休息，十七日晨安抵吳淞口，由上海乘輪來歡

迎者有國民黨同志于右任戴傳賢葉楚傖林業明石青陽等以及各地新聞記者數十人。總理接待甚週，惟因沿途風浪數日未行動，精神上似現疲勞，有一日本新聞記者上前報告曰：昨天上海字林西報著有短論文，大意是討論孫先生到滬居住問題，因為孫先生是現在廣州政府的大元帥，一舉一動，當然負有政治上的任務；在上海租界區內，完全是商務性質，負有政治上任務的大元帥，到這個完全屬於商務性質的地方來居住，是否相宜，似乎是一個大問題，這是大家應該要討論的云云。此中用意，當然是挑動各國人對於總理的惡感。故總理聽畢即正色答曰：「現在上海雖然是租界，但是根本上還是中國的領土，我是中國的主人，寄居上海的那些外國人都是客，主人在自己領土之內，要做甚麼行動，當然可以做甚麼行動，他們客人是決計不能干預的。」語畢，似極有感。正午抵上海，在法界碼頭登岸，沿岸歡迎者有居正謝持諸同志，以及各界民衆約及一二萬人，歡呼之聲震天地，並各持旗幟所書標語與歡呼號，均與廣州起程時不約而同，由此足徵民衆厭亂望治之心，各地皆然。總理抵寓後，毫未休息，即接見各方歡迎代表，并在花園中攝影，以留紀念。十八日在住宅公開接見民衆，示以在粵所發表之北上宣

言，希望大家體貼此意，到各地方廣爲宣傳。十九日在住宅開茶會，招待上海新聞記者，演說解決中國內亂之法，盼輿論贊助指導民衆提倡。同時復調查由上海往天津路程，火車因受軍事影響，尙不通行，在二星期內復無輪船直航天津，而北方各軍隊與民衆代表，催促北上，又極急迫，於是更調查繞道日本往天津船期，知由此路程於二星期內可以達到天津，於是決定假道日本。於二十一日晨乘上海丸向日本出發，隨行者除夫人外，尙有戴傳賢同志等若干人。其餘各隨員均另行分途直往津。當船開行時，忽到有上海之日本新聞記者團，二三十人，請問總理假道日本往天津之意，與對時局王張。

總理作答，戴傳賢同志口譯答詞，大意除與前數日在上海已宣佈之政見無大差異外，并注重於解決中國時局方法，對內固須開國民會議，對外則須要求列強，即時廢除種種不平等條約。日本國民，應覺悟中日兩國在東亞利害相同之關係，先贊助中國廢除中日間之不平等條約。上海丸離滬後，行駛極平穩，且風平浪靜，同行者均稱愉快。總理在船中除召集同志開一次談話會，討論此次繞道北上所持之政治方針外，并親擬電稿答覆日本各方所拍來之歡迎無線電。二十三日船抵長崎，二十四日下午抵神戶，在船未泊碼頭

之先，紅日西照天朗氣清，山明水秀，海風宜人。船主請得總理與夫人同意，曾攝數影以留紀念。至中日人士與歐美新聞記者在碼頭上，鵠立歡迎者，約五六千人。迨船一近岸，軍樂與歡迎之聲喧天，各歡迎者均喜容滿面，擁入船之餐廳，急與總理握手，爭先恐後，總理除一一接待外，并在船之休息室，對神戶大阪東京各地日本新聞記者，作長時間談話，態度極形誠懇。旋有數英美新聞記者，強總理用英文對若輩作一極短時間之談話，亦遭拒絕。即時由楊壽彭諸同志招待登岸，入寓東方旅館，是時除與日本數舊友如宮崎萱野山田諸同志稍爲談話外，未另見客。僅閱當日各地新聞紙，以觀察日本國民之態度；及見輿論一致贊成日來之主張，遂極爲欣慰。二十五日接見東亞諸被壓迫民族代表，並詳告以東亞民族處此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必須團結一致，并於是晚赴東方旅館餐廳所開之東京大阪神戶中國國民黨歡迎會，對各同志演說「中國內亂之因」，爲時約兩點鐘。二十六日以後，日本各地舊友如頭山滿等均先後遠道來訪，討論中日國民親善之方。二十八日允神戶商業會議所，日華實業協會等五團體之請，到神戶高等女子學校公開演講大「亞洲主義」，聽者萬餘人。雖分開數講室，亦不能容。至聽衆尊敬之

神，崇拜之熱忱，歡聲雷動，幾若發狂。晚間赴神戶各體團之公宴，席設東方旅館大餐廳，在席上演說，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語語哀婉誠懇，聽者莫不爲之感動。

日本國民答詞，更莫不一致贊成。三十日晨乘北嶺丸離神戶向天津出發，起程時中日國民歡送者之熱烈情況，約與歡迎時同，且更戀戀不欲分離也。十二月一日晨路過門司，

總理未登岸，在船中接見當地來歡迎之中日人士同新聞記者團十餘人，作對門司新聞記者之談話，大意與以前所發表之政見相同，而尤注意於中國南北統一之關鍵，係在北方須服從南方之主張。另與一當地駐軍武官作稍長時間之談話，因此武官曾駐紮西比利亞，故詳詢俄國革命時情況。是日午離門司，因北嶺丸過小，臥室中不便休息，每日均在餐廳閱書，與修改由上海過日本之言論。頭二日舟行尚平穩，總理精神似不見疲勞。三日過黑洋，風浪甚大，總理亦多未出臥室。四日黎明船抵大沽，猶未進北河口，而公子科與汪兆銘同志等已登舟來謁，並報告平津各方情形，總理接待雖極殷勤，但精神欠健。同時船進北河，沿途張作霖軍均列隊歡迎，約近正午，始抵天津，泊法界碼頭。鵠候於河岸歡迎者，有河北省政府代表，暨北平軍警政學農工商各團體等二三萬人

。至天津民衆，則舉行極熱烈之空前市民歡迎禮，全市自動的懸國旗，結燈彩，環繞於碼頭附近，多手持旗幟，歡呼口號，并遍發無數歡迎傳單，所有措詞，大意均爲「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和平統一」，與南方滬粵民衆所表示之主張，無不全同，而其慷慨激昂，則尤過之，蓋總理近十餘年來，對於國事之主張，與夫此次隻身北上，而上海而長崎而神戶門司，對於中國大計，所持以爲救國救民之針方，始終不外乎從積極或消極方面，求全國和平統一。全國民衆，年來處於帝國主義者與軍閥二重壓迫之下，日在水深火熱之中，所盼以爲急解倒懸者，亦均不外乎早求實現和平統一，滿望總理一抵天津。卽直入北平，本此和平統一之主張，而促成國民會議，以爲吾民請命者也。豈料下午一時登岸，稍事休息，接見各方代表，與答謝各將領歡迎後，至晚六時，遂發現歷年積勞之肝病，一病而遂不起也耶！嗚呼！痛哉！

第二章 總理病況經過及逝世時之情形

（一）天津張園養病情形

總理自應段祺瑞之約，北上會商時局，即由粵啓程赴滬，值南北道梗，復由滬迂道日本，而後轉輪以達天津。維時日行北陸，窮陰沍寒，雨雪載途，海波山立，總理以憂患餘生，終日顛簸於狂風巨浪之中，業已備嘗勞頓；重以東瀛人士，喜總理之來，咸欲一覘其丰采，而快聆其議論，於是開會歡迎之者，不絕於道；總理亦以同洲共文之誼，亟欲本其素願，一抒忠告；因是於日本歡迎會上，窮日夕演講，至數十萬言而去。而黃海道中，風浪愈惡，輕舟飄颻，如一葉之浮萍，人非金石，詎耐折磨？美疢之來，蓋有繇焉！爰於北方羣衆歡迎之期，遽傳叛國元勳不豫之耗，嗚呼！甯非舉國人民，所聞之駭汗，而祝其不實者耶！然而先生竟自此病矣！悲夫！

初，總理於十一月三十日，由日本之神戶乘北嶺丸啓程北發，十二月四日黎明，抵大沽口外，公子科暨汪精衛等諸同志已乘一小艇冒險破浪來迎，至上午十二時抵津，舟泊法租界碼頭，一時歡迎之衆，凡二萬人，爲前此所未有。第以風波跋涉，便覺勞悴，然猶驅車河北曹氏花園訪張作霖氏，暢談至兩時之久，北地嚴寒，豈勝抵禦？還轅後，寒熱遽作，而肝胃病相繼暴發；蓋本係宿恙，至是復劇也。乃急延德醫施密特診治。初

以爲臨時感冒，故祇於一切演講宴會等事，暫行謝絕，以期休養。詎意六日午肝痛愈烈，幾不能發言，德醫暨日本醫生某咸來視，乃決定爲膽囊炎。七日肝痛漸止，體溫由百零三度，降至九十度，精神雖憊。然尙索閱報紙，下午且於病榻前與客會晤，四時復診察歷一小時半乃罷，謂須多飲流汁，并服德國瓦雪鑛泉，使腸胃之通達。八日後病益瘳，與平津奉諸要人接晤甚歡，如是者凡旬餘，已準二十二日入平矣。乃十八日許世英與談外交問題甚久，總理知段氏之臨時政府行文各國使署有尊重歷來條約之意，所謂容納本人平時政見，完全反汗，因大傷感！且食梨數枚，閱西報達兩時許，至午後遂欠安適。十九日體溫遽增，脈搏至二十度以上，疲倦亦益甚，而肝胃病劇。醫生因力勸休養，行期復展緩，自是一意調攝，不復檢閱書報，雖平時晚課，亦復輟罷。至二十五日疾稍瘳，後經日醫小菅勇博士診視，知爲肝臟疾，二十八日疾大瘳。段氏又來電相邀，略云時局未定，庶政待商，務祈速駕，以慰衆望，總理乃覆電準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入平，至期上午十時乃偕夫人及隨從人員赴東車站啓程。行時又發表宣言云：『中華民國主人諸君：兄弟此來，承諸君歡迎，實在感謝！兄弟此來，不是爲爭地位，不是爲爭權利

。是爲特來與諸君救國的。十三年前，兄弟與諸君推倒滿洲政府，爲的是求中國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國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滿洲政府從不平等條約裏，賣與各國了，以致我們仍然處於次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們必要救國，關於救國的理很長，方法亦很多，成功亦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諸君詳細的說，如今因爲包病，只好待病好再說，如今先謝諸君的盛意。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孫文。」

(二)北平飯店養病情形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總理始由津乘專車達正陽門，一時歡迎之者自政府迄於民衆，殆二萬餘人。以舊恙未痊，下車後逕入北平飯店，而命其隨從則居段氏所豫備之行館（即鐵獅子胡同顧宅）。其意：蓋謂旅津時來客至行館訪問者，終日不絕，欲一一延見，則不勝其煩，於病體大有妨礙；欲謝絕會晤，或命人代見，則易使失望，故不如別居，以便醫療，且將病費完全自理，不累公帑。故入飯店後，即延協和醫院醫生狄博爾克禮二人，與德醫施密特會同診治，決爲最烈肝病，欲用外科手術，探查病狀，總理不允，祇約克禮以內科施治，議遂定。當晚並通電各省軍民長官各團體各報館云「文此次